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

周 法 高

(一)

近十年來，對高本漢假定的切韻音系統有所修訂的，有趙元任(註一)，Nagel(註二)董同龢(註三)，周法高諸人的論文(註四)。最近又看到馬丁中古漢語的音位一文(註五)，從純描寫的觀點，對中古漢語的音位加以簡化。現在將他的結果介紹如下：

聲母方面，有17個音位 (p. 18)：

唇 音 幫 p 滂 ph 並 ph 明 m

齒 音 端 t 透 th 定 th 泥 n 來 l

精 c 清 ch 從 ch 心 s(h) 邪 sh

前齶音 知 tj 徹 tjh 澄 tjh

照_莊 cr 穿_初 crh 牀_崇 crh 審_生 sr

照_章 cj 穿_昌 cjh 牀_船 cjh 審_審 sj 禪 sjh 日 nh

喉牙音 見 k 溪 kh 羣 kh 曉 h 匣 喻_云 h 疑 ng 喻(○) 影 q(喉塞音)

表中所用符號和通行的高本漢式音標及國際音標(用[]表示)，對照如下：(相同者不列，以下引用時仍換用高本漢式的音標。)

(註一) 趙元任 Y. R. Chao,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JAS, Vol. 5 (1941), pp. 203-223.

(註二) Paul nagel, Beiträge zur Rekonstruktion der 切韻 Ts'ieh-yun-Sprache auf Grund von 陳澧 Chen Li's 切韻考 Ts'ieh-yun-k'au (根據陳澧切韻考對切韻音的貢獻), T'oung Pao, Vol. XXXVI (1941), pp. 95-158.

(註三) 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六同別錄上冊(民國三十四年，1945)；又重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民國三十七年，1948) pp. 1-20。

(註四) 周法高 (1) 廣韻重紐的研究，六同別錄上冊；又重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pp. 49-117。
(2) 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同上第十九本(民國三十七年，1948) pp. 203-233。

(註五) Samuel Martin,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JAOS, No. 16 (1953), pp. 1-46.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

c=ts;

tj=t̥ [t];

cr=ʈʂ [ʈʂ],

cj=ʈʂ [ʈʂ]; sj=ʂ [ʂ];

h=x, h=ɣ, q=ʔ。

關於韻母方面，表列如下 (p. 38)：

	外					轉				
	開					合				
	一等	二等	三等 _A	三等 _B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_A	三等 _B	四等
果假攝	歌 a(註一)	麻 _二 ɛ	麻 _三 iɛ	戈 _三 ia	—	戈 ua	麻 _二 uɛ	—	戈 _三 iuɔ	—
蟹攝	哈 əi	皆 ai	祭 iei	廢 iai	齊 iei	灰 uəi	皆 uai	祭 iuɛi	廢 iuai	齊 iuei
	泰 ai	佳 ei	—	—	—	泰 uai	佳 uei	—	—	—
		夬 ei'					夬 uei'			
效攝	豪 au	肴 eu	宵 ieu		蕭 ieu	—	—	—	—	—
咸攝	覃 əm	咸 am	鹽 iem	嚴 iam	添 iem	—	—	—	凡 iuam	—
	談 am	銜 em								
山攝	寒 an	山 an	仙 ien	元 ian	先 ien	桓 uan	山 uan	仙 iuən	元 iuən	—
		刪 en					刪 uen			
宕江攝	唐 ang	江 eng	陽 iang	—	—	唐 uang	—	陽 iuang	—	—
梗攝	—	庚 _二 ang	清 ieng	庚 _三 iang	青 ieng	—	庚 _二 uang	清 iueng	庚 _三 iuang	青 iueng
		耕 eng					耕 ueng			

(註一) a 等於高本漢式音標的 ǎ。

	內			轉		
	開	口		合	口	
	一等	三等 _A	三等 _B	一等	三等 _A	三等 _B
遇攝	—	—	—	模 u*	虞 iu*	—
					魚 i*	
止攝	—	脂 i*i	微 iəi	—	脂 iu*i	微 iuəi
		之 i*i'				
		支 iə			支 iuə	
流攝	侯 əu	尤 iəu	—	—	—	—
		幽 i*u				
深攝	—	侵 iəm	—	—	—	—
臻攝	痕 ən	眞 i*n	欣 iən	魂 uən	諄 iu*n	文 iuən
		臻 i*n'			眞 iu*n'	
曾攝	登 əng	蒸 iəng	—	登 uəng	職 iuək	—
通攝	—	—	—	東 *ng	東 i*ng	—
				冬 u*ng	鍾 iu*ng	

計介音二：

i, u;

主要元音六：

*, e, ə, ɛ, a, ɑ;

韻尾八：

-, p, t, k, m, n, ng, i, u.

如依主要元音排列，則如下表 (p. 45)：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

		-i	-u	-m	-n	-ng	-
/*/	-	一	一	一	一	東 _一	一
	u	一	一	一	一	冬	模
	iu-	脂	一	一	諄, 眞	鍾	魚
	i-	脂, 之	幽	一	眞, 臻	東 _三	虞
/ə/	-	哈	侯	覃	痕	登	一
	u-	灰	一	一	魂	登	一
	iu-	微	一	一	文	職	支
	i-	微	尤	侵	欣	蒸	支
/a/	-	皆	一	咸	山	庚 _二	一
	u-	皆	一	一	山	庚 _二	一
	iu-	廢	一	凡	元	庚 _三	一
	i-	廢	一	嚴	元	庚 _三	一
/ɛ/	-	佳, 夬	肴	銜	刪	江	麻
	u-	佳, 夬	一	一	刪	一	麻
	iu-	祭	一	一	仙	清	一
	i-	祭	宵	鹽	仙	清	麻
/a/	-	泰	豪	談	寒	唐	歌
	u-	泰	一	一	桓	唐	戈 _一
	iu-	一	一	一	一	陽	戈 _三
	i-	一	一	一	一	陽	戈 _三
/e/	-	一	一	一	一	耕	一
	u-	一	一	一	一	耕	一
	iu-	齊	一	一	先	青	一
	i-	齊	蕭	添	先	青	一

其整個音節之結構 (syllable structure)，則如下表 (p. 44)：

聲 母		韻 母			
		(介 音)	(主要元音)	(韻 尾)	(聲 調)
q	h h -	-	* e ə ε a a	-	1
m				p	
l				t	
ng				k	
-				m	
p				n	
k				ng	
t, tj				i	
c, cj, cr				u	
s, sj, sr					
n					

在馬丁所擬中古漢語的音位系統中，關於聲母方面，沒有什麼大的改動，只是用同部位同發音方法的清聲母加上濁舌根擦音 h 來代替高本漢所擬的濁聲母，這樣可以節省高本漢式的 b', d', dz', z, d', dʒ', dʒ', ʒ, g' 九個符號，又用 nh 代替 ńz, 用 x 代替清聲母的送氣符號，這樣在輔音方面就只剩下十七個音位了。(tj, cr, sr, cj, ng 等雖用兩個字母寫成，仍以一個音位計算)。我覺得在簡化中古漢語聲母的音位方面，是一個很有趣的辦法，雖然我們不一定照牠那樣寫。

在韻母方面，問題就比較複雜了。牠的主要的缺點是：

- (1) 毫未考慮到重紐問題；
- (2) 不能解釋唇音演變的現象。

關於第一點，在前述趙、Nagel、董、周諸人的文中都曾討論到。例如：

支韻開口羣紐A類	祇：巨支切，二五；	B類	奇：渠羈切，十。
脂韻合口羣紐A類	葵：渠追切，八；	B類	達：渠追切，十九。
質韻開口影紐A類	一：於悉切，三；	B類	乙：於筆切，三。
線韻合口見紐A類	絹：吉掾切，五；	B類	眷：居倦切，十五。
宵韻	羣紐A類 翹：渠遙切，六；	B類	喬：巨嬌切，十六。
緝韻	影紐A類 揖：伊入切，二；	B類	邑：於汲切，八。

琰韻 影紐A類 繫：於琰切，八； B類 奄：衣檢切，十七。

由切韻的同時記載(玄應音義)、韻圖、現代方言各方面，都可證明當爲二類。在馬丁文中却都給抹煞了不提，以致在他所擬的韻母系統中，沒有這些重紐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憾。

關於第二點，馬丁氏說：

在中古漢語的系統中，對輕脣音的發展我們不能找到清楚的語音的分別。情形是這樣的，對方言最有用的標記是把那些稍遲變成輕脣音的韻母寫上合口，如趙先生所提出的。這表示引進一個在其他方面並不出現的韻母 -iuəu，而保留 -iuam，牠在理論上是多餘的，因為牠只出現在脣音，而 -iam 却不和脣音一起出現。但是在用這樣的一個標記時，牠底來源的循環性是不應忽略的。單寫 f, fh, fh, 和 fm (或 vm)，而用較簡單的形式標記韻母，把多餘的 iuam 省去，這似乎要好一點。(p. 43)

所以他對輕脣音演變的條件沒有得到結論，而 Nagel 和我却在此文發表的幾年之前就提出解決的辦法了。

此外，他用 * 代表一個音位，並且說：

/* /高元音。(原註) 當後跟舌根音韻尾 (ng) 或不跟韻尾時是後 (或許圓脣) 元音；當前面又有 /u-/ 時稍低一點，當後跟其他不是舌根音韻尾時是前元音；當後跟 -i 時可能比較高。

(原註) 在一種實際的標記中，* 這個符號可簡單地被省略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把 *ng, 或許和 u*ng 及 u* 各自地寫作 ong, uong 及 uo, 似乎是合宜的。

(pp. 34, 35)

用 * 代表後高元音 u, o 及前高元音，而寫不出一個適當的元音來，在分析音位方面固未嘗不可如此，但在實際標寫時便不合式了 (作者也承認在實際標記時要把 u, o 寫出來)。

(二)

我對切韻音，曾作有系統的整理 (參前引第二文 pp. 217, 218)。此外，我曾對

別的寫法提出討論，茲引用如下：

我們看見四等韻的主要元音一律是 e，假使我們在寫法上把 i 介音省略了，也無不可；那麼，切韻音的三等韻只消寫一個 i 介音，不必再區別 i 和 i 了。可是這種寫法適用到整個語音演變上又不大方便了。現在仍保留 i 和 i 的區別。此外，我們還可以把韻母的寫法更系統化一點，在第一種韻攝裏的三四等韻，也採取和一、二等韻相同的元音，如高本漢對於第二、三種（ə 類元音）的寫法一樣。那麼，

一等：â；二等：a；三等（介音 i）：B 類 â，A 類 a，c 類 e；四等（介音 i）：a。

我們可以說明在 i 介音後的 â，a，在 i 介音後的 a，比起一、二等的 â、a 要關些，大致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æ]（三等 â）[ɛ]（三等 a）[e]（四等 a）的分別（開音節的 ia 除外），這和國語羅馬字把 ien 寫作 ian 是一樣的。這樣寫來，第二種 e 和 e 上面的 v 號也可以取銷了。然而這樣的寫法，我們看不出蟹攝的齊韻和止攝的支、脂、之、微韻接近的情形來（現代官話都讀 i），也看不出梗攝的清、青韻和臻攝的真、欣韻元音的相近了（官話二者有平行的發展）。

（前引第二文 pp. 216, 217）

現在從音位的觀點，不妨採取這兩種辦法，即純四等韻取消 i 介音，和外轉各攝三等韻採用和一、二等韻相同的元音。這樣的辦法，不但可以取消 i 和 i 介音的區別，而只用 i 代表三等韻的介音，並且可以把三等韻 A 類 e（外轉）和 ě（內轉），B 類 e（外轉）和 ẽ（內轉）的區別取消，而只用 e 和 ẽ 來表示內轉諸攝的元音。至於外轉諸攝的純四等韻仍寫作 -e-（無介音），和內轉諸攝三等韻的 A 類 -ie- 正好互相補足。我們只要假定 e（或 ue）在 i（或 iu）介音後為短音（ě），在其他情形（-, u 後）為長音就得了。

我們看馬丁氏的系統，用 ə 元音標外轉的一等重韻，如蟹攝：哈 əi，咸攝：覃 əm，和內轉止攝，深攝正好互相補足（這兩攝都沒有一等韻），這是可以採取的。又蟹攝二等的重韻夬韻也可採用同樣的辦法作 ei。我們只要說明 -ə（或 -uə），-e（或 -ue）在 -i 及 -m 前是長音，在 -u, -n, -ng 前是短音（ě）就得了。

關於魚韻和虞韻，馬丁氏從高本漢的舊擬音 -iwo, -iu，我在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流變（註一）一文中曾有所改定，並說：

1. 切韻中的魚韻是開口，牠底主要元音雖然跟虞模韻的元音相近，却有點兩樣：

第一、在佛典譯音裏，不用魚韻字對譯梵文的 o, u，而用虞模韻字。

第二、在南北朝後期的韻文裏，虞模成一類，魚獨成一類。

第三、有幾個方言魚虞不混，魚韻有一個不圓脣的元音。

我們把魚韻寫作 io（這個 o 是開 o）。

2. 和模韻相配的，是虞韻而不是魚韻，虞韻的韻母是：iwo（這個 o 是關 o）。

以上的假定，可以向上適用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p. 130）

關於江韻，馬丁氏寫作 -eng，我在古音中的三等韻一文中說：

江韻，高本漢寫作 -ang，我曾經假定魚韻爲 -iã [iɔ]，這都是音值的考訂，在寫法上都可以寫作 o，只要說明 o 在開口比在合口要開一點就行了，因為 o 元音在一、三等並沒有開口韻，如冬 -wong，模 -wo，虞 -iwo 都屬合口。那麼，江 -ong，魚 -io。（p. 214）

以上兩點是需要加以修正的。

關於元音方面，現在訂爲八個音位，即 a, ɐ, ɛ, e, ɜ, ə, o, 0。最後一個音位爲零，即和介音 i 或 u 相同。

關於脣音演變，我們可以說：脣音字具有 i（或 iu）介音，而主要元音爲央元音 ɛ, ə，後元音 o, u 者，在官話中變輕脣音，其他的不變。這樣就不必用開合口來作爲重脣輕脣分化的條件了。

（註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pp. 119—152。

韻母表一

主要 元音	韻尾		-i	-u	-m	-n	-ng	-
	介	音						
/a/	-		泰	豪	談	寒	唐	歌
	u-		泰			桓	唐	戈 _一
	iu-		祭 _B			仙 _B	庚 _三	戈 _三
/a/	i-		祭 _B	宵 _B	鹽 _B	仙 _B	庚 _三	戈 _三
	-		佳	肴	銜	刪	庚 _二	麻 _二
	u-		佳			刪	庚 _二	麻 _二
/e/	iu-		祭 _A			仙 _A	清	
	i-		祭 _A	宵 _A	鹽 _A	仙 _A	清	麻 _三
	-		皆		咸	山	耕	
/e/	u-		皆			山	耕	
	iu-		廢		凡	元	陽	
	i-		廢		嚴	元	陽	
/ε/	-		齊	蕭	添	先	青	
	u-		齊			先	青	
	iu-		脂 _A			眞 _A		支 _A
/ε/	i-		脂 _A	幽 _A	侵 _A	眞 _A		支 _A
	-		夬					
	u-		夬					
/ə/	iu-		脂 _B			眞 _B	蒸	支 _B
	i-		脂 _B	幽 _B	侵 _B	眞 _B	蒸	支 _B
	-		哈	侯	覃	痕	登	
/o/	u-		灰			魂	登	
	iu-		微			文		
	i-		微			欣		
/O/	-						江	
	u-						冬	模
	iu-						鍾	虞
/O/	i-							魚
	-							
	u-						東	
	iu-						東 _三	
	i-							之

韻母表二

I	II	III
果 攝 一等 歌 a, 戈-ua; 二等 麻=a, ua; 三等 戈=i a, iua, 麻=i a.		過 攝 一等 模 uo; 三等 魚io, 虞 iuo.
蟹 攝 一等 泰 ai, uai, 哈 ei, 灰 uai; 二等 佳 ai, uai, 皆 ei, uei; 夫 ei, uei; 三等 祭B iai, iuai; 祭A iai, iuai, 廢 iei, iuei; 四等 ei, uei.	止 攝 三等 支B iε, iue 支A ie, iue, 脂B iei, iuei, 脂A iei, iuei, 微 iei, iuei, 之 i.	
效 攝 一等 豪 au 二等 肴 au 三等 宵B iau, 宵A iau; 四等 蕭 eu.	流 攝 一等 侯 ou 三等 幽B ieu, 幽A ieu, 尤 ieu.	
咸 攝 一等 談 am, 覃 em; 二等 銜 am, 咸 em; 三等 鹽B iam, 鹽A iam, 嚴 iem, 凡 iuem; 四等 添 em.	深 攝 三等 侵B iεm, 侵A iem.	
山 攝 一等 寒 an, 桓 uan; 二等 刪 an, uan, 山 en, uen; 三等 仙B ian, iuan, 仙A ian, iuan, 元 ien, iuen; 四等 先 en, uen.	臻 攝 一等 痕 en, 魂 uen; 三等 眞B iεn, iuen, 眞A ien, 諄 iuen, 欣 ien, 文 iuen, 臻 iεn (>εn).	
宕 梗 攝 一等 唐 ang, uang; 二等 庚=a ang, uang, 耕 eng, ueng; 三等 庚=i ang, iuang, 清 iang, iuang, 陽 ieng, iueng; 四等 青 eng, ueng.	曾 攝 一等 登 eng, ueng; 三等 蒸 iεng, iuεng.	通 江 攝 一等 東- ung, 冬 uong; 二等 江 ong; 三等 東=i ung; 鍾 iuong.

說明：(1) I、II 兩類主要元音寫法相同時，其主要元音性質之別爲長 (I 類) 短 (II 類) 或緊鬆之分。

(2) ə (一等) 在 -i, -m 前, ε (二等) 在 -i 前, e (四等) 在 -i, -u, -m, -n, ng 前，當前面沒有 i 介音時，皆爲長音。

(三)

近來又看到金守拙塘棲話裏的濁喉音(註一)一文，今附帶加以評介。金氏根據塘棲話(一種吳語方言，塘棲在杭州附近)裏 [gh] 和 [h] 不但出現在介音 i 前，並且出現在沒有 i (金氏寫 y) 介音的字中，和切韻音裏 gh (羣紐) 只出現在 i 介音前不同，因此認為『時下對於中古漢語的審定充其量只能說是限於中古北方漢語，而中古南方漢語另有其系統，目前尚未能確定』(原文 p. 460，譯文 p. 8)。金氏更進一步把高本漢對於上古音的假定：

中古的 ghy (羣紐) < *ghy-

中古的 ɣ- (匣紐) < *gh-

中古的 jy(ɣy) (喻_三紐) < *gy-

加以修訂。他說：

我們提出一個修正的音表如下：

塘棲話的 gh- (中古的 gh-，罕見) < *gh-

ghy- (中古的 ghy-) < *ghy-

hh- (註二) (中古的 ɣ-) < *g-

hhy- (中古的 jy- = ɣy-) < *gy-

假如你能走這麼遠的話，就必須往前更走一步才行。……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說 *g- 在一切情形之下都變作了中古的 ɣ-。那麼你就很可以來問一問是否 *g- 根本就是 ɣ-。……

現代方言確實顯示出來的是：方言中之有濁破裂音者也有一個濁喉摩擦音。國語沒有濁舌根擦音，也沒有濁摩擦音。塘棲話有一個濁舌根塞音和一個濁摩擦音。中古漢語有一個濁舌根塞音和一個濁摩擦音。要是說上古漢語有兩個濁舌根塞音而沒有濁摩擦音，那似乎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的結論是：上古漢語的喉聲母有系統的正和現代塘棲的喉聲母相當。(原文 p. 464，譯文 pp. 10-11)

(註一) George A. Kennedy, Voiced Gutturals in Tangsic, Language, Vol. 28, No. 4 (1952), pp. 457-464。李田意譯作塘棲話裏的濁喉音，載大陸雜誌七卷四期 pp. 6-11。本文所引中文，皆據李氏譯文。

(註二) 原註三：『用 hh 來代表一個濁摩擦音是完全爲了印刷的方便。』案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h]。

金氏對於高本漢所擬構的上古音濁喉音的修正，並不是新創的；在前幾年出版的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中已有類似的見解。他說：

差不多的人都信從高本漢的說法，以爲 γ - 跟 g' - 在上古都是一個 g' 。其實如把問題從頭再考慮一下，就會發現高氏的學說的確是靠不住的。高氏以 γ - 與 g' - 同源的第一個根據是 γ - 在中古只見於一二四等韻而 g' - 只見於三等韻，他們正好互補空缺。但是我們已經知道， γ - 在略前於切韻時代實在是四等俱全而不缺三等音的。那麼他這一項理論就是根本動搖了。……我覺得他用了 g' - 非但沒有可靠的憑藉，而且也有背古代送氣濁塞音演變的通例。既有 $*b' \rightarrow b'-$; $*d' \rightarrow d'-, \hat{d}'-$; $*\hat{d}' \rightarrow dz'-$; $*g' \rightarrow dz'-$; $*\hat{g}' \rightarrow dz'-$ ，何以 $*g'$ - 只三等變 g' -，而一二四等却變 γ 呢！（註一）

金氏的結論和董氏差不多，不過金氏根據現代方言（塘棲話），而董氏則否。從金氏所舉的塘棲話裏 gh 出現於不具 i 介音的例子看來，我們却很難相信這些形式在上古漢語中已經存在了。如：

- | | |
|------------------|------------|
| (1) ghaq 夾也，擁擠也。 | hhaq 狹 |
| (2) gheq 拿也。 | hheq 合 |
| (3) ghoq 擱淺也。 | hhoq 學 |
| (4) ghang 戇 | hhang 行 |
| (5) ghen 戇也，固執也。 | hhen 恨 |
| (6) ghounq 共 | hhounq 紅，虹 |
| (7) gha- 茄 | hha- 鞋 |
| (8) ghah 解開也。 | (hhah) |
| (9) ghae 打嗝也。 | hhae 鹹 |
| (10) ghea 倚靠也。 | hhea 害 |
| (11) ghoa 擱置也。 | hhoa- 夏 |
| (12) ghao 攪 | hhao 號 |

（註一）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民國三十七年）pp. 34-35。此文在民國三十三年，即已石印單行，列爲該所單刊第二十一種。

(13) ghoe 凝固也。

hhoe 汗 (註一)

我們看左邊所舉的例，大都有音無字，只有「共」、「茄」（也許還有「懃」，集韻胡貢切）是常見的字。當然我們研究語言，當以語言中的形式為主，不應限於書寫的文字。不過這剩下來的十來個例，恐怕大都出現在吳語方言中，在其他方言中似不多見。那麼，充其量我們目前只能假定這些例在早期吳語方言中已經存在了；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以前，我們似乎不應把牠們回溯到上古漢語（代表現代各方言的母語）。

至於「共」字，廣韻用韻渠用切（g'iuong），差不多好多方言（連官話方言在內，而金氏起碼認為切韻音可代表中古北方漢語的）都失去 i 介音，和「弓」（kiung）字的情形相同，似乎不能引來作證。「茄」字，說文一下艸部：

『茄：扶渠莖，从艸加聲。』（廣韻古牙切）

段注：『古與荷通用。陳風：「有蒲與荷」，鄭箋：「夫渠之莖曰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至於現代方言中的「茄子」，大概漢王褒僮約中的「別茄披葱」，可能指此，也許是個西域借字；（註二）在其他漢以前的文獻中，則大都解作「荷莖」。廣韻求迦切下收：「伽」（「伽藍」）、「茄」（「茄子菜，可食，又音加」）、「枷」（「刑具，又音加」）三字。現存的幾種切韻，如：

敦煌切韻殘卷第三種：『伽：無反語，噓之平聲。』

故宮宋跋本王仁煦切韻：『伽、求迦反，法，一。』

故宮項跋本王仁煦切韻：『茄、叵羅反、茄子，二。枷、枷杖。』

前兩種都未收「茄」字，後一種「叵」當是「巨」之誤。金氏說：

在廣韻裏，「茄」字作 g'hiu-ka（求迦）切，用此作反切下字的字音正是 ka 音。按照反切的基本原則，這個字的讀音應該是 gha，而不是 ghyā。按「茄」字又與「伽」字同音，「伽」是一個譯音字，用來代表梵文中 (-)ga(-)，(-)gha(-)，

（註一）見原文 p. 459，譯文 p. 7。同頁又云：『一個形式前後的圓括弧是表示這個形式從音韻學上說是可能有的，但是並沒有在字彙裏發現。一個連號是表示一個非自由式（a bound form）。』譯者註云：『遇有音無字的情形時，但註該音的意思。』（12）「攪」下譯者註云：『原文作躡足之意，現作者告訴譯者改為「攪」字。』

（註二）段成式云：『茄音加，乃蓮莖之名，今呼茄菜，其音若伽，未知所自也。』（本草綱目卷二八頁一引）

(-)ka(-) 諸音的。但是如果武斷的說 gh- 只是出現在 y 的前面，那麼顯然必須把 y 添上去才行。……

就本文的論點說，假若一個人願意認為中古漢語裏的「茄」字預示出一個 ghya 音的話，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北方漢語裏最後發生了變化，這是我們知道的，而這些變化很可能在當時已經開始讓人感覺出來了。從另一方面說，頗不能令人接受的是把這一切都歸之於上古漢語。要說有一種中古漢語。其中富有北方的特徵，我們可以滿意於這種說法，並且我們可以說塘棲話是與這種漢語同源而並行的一種話。(原文 p. 461, 譯文 p. 8)

案切三雖未收「茄」字，但有「伽」字，說是「噤之平聲」。據廣韻藥韻：「噤：其虐切」，是具有 i 介音的。廣韻（伽，求迦切；迦、居伽切，又音加）和宋跋本王仁煦切韻（祛、墟迦反；迦、居祛反），切語都另成一類。「迦」字有歌（戈）韻，麻韻二讀，金氏說「按照反切的基本原則，這個字的讀音應該是 gha，而不是 ghya」，似乎是把「迦」字誤解為麻韻的「迦」（古牙切，ka）了。項跋本王仁煦切韻（實際上不是王仁煦的真本）「茄」作「叵（=巨）羅反」，同時另有「伽……反，法。」如果照此本的反切，則「茄」可能有 g'a 的讀法。總而言之，廣韻戈韻的「茄」、「迦」等字決不和「歌」韻的字具有同樣的韻母，（因為「迦」和「歌」衝突，反切下字也不相混）假使認為有介音，則作 -ia；如認為沒有介音，也應寫作較 a 為關的 -e，而不是 -a。（註一）

金氏認為切韻音「充其量只能說是限於中古北方漢語，而中古南方漢語另有其系統」（譯文 p. 8），這話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遠在六朝時代，就有所謂「吳語」存在；（註二）而在唐代傳入日本的，除了「漢音」以外，還有所謂「吳音」，二者的系統是不同的。高本漢也承認「有些南方海岸的方言，例如廈門和汕頭方言，牠們表示一些不能從切韻的語言得到解釋，但向上推得更遠的特點。」（註三）那麼，在這兒「茄」字切韻音為 g'ia，而吳語方言為 g'a，可能是代表兩種方言。至於金氏進一步

（註一）參周法高著前引第二文 pp. 209, 210。

（註二）參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第一分，民國二十五年，1936。

（註三）Bernhard Karlgren, *The Chinese Language*, 1949, p. 45. 又參同人，*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6, p. 87.

根據塘棲話而對上古漢語有所擬測，而不顧及這些形式在上古是否存在，似乎太冒險了。比較保險而可靠的辦法，是根據現代各系方言，個別的擬構出較早的階段（如早期吳語、閩語、粵語等），再進一步擬構出牠們的共同母語，這似乎是研究漢語的人應該從事的一項工作。

(四)

關於上古音中的韻尾 *-b*，諸家曾有所討論。（註一）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 p. 57說：

說上古有 *-b* 尾，主要的是因為諧聲中有唇音韻尾字跟非唇音韻尾字接觸的現象。詩韻在這一方面却沒有什麼表現。例如‘內’ *nuâi* 諧‘納’ *nâp*，古書且有把‘內’當‘納’用的，顯示着‘內’字本來讀 *nwəb*。但是在詩經裏，‘內’字又只跟 *-d*、*-t* 尾的字叶韻，表示他那時讀 *nwəd*。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解釋是：諧聲所代表的階段本來比詩韻早。諧聲時代的 *nwəb* 是因異化作用 (*dissimilation*) 的關係到詩韻時代變了 *nwəd*。

-b 尾字一部份在稍後變成 *-d* 尾，對這一點大致沒有什麼異議；此外高本漢還假定：魚部的‘去’在較早時也是 *-b* 尾。*Grammata Serica* p. 28 說：

「去」中古音 *k'iwə*，在幾個中古音 *k'iep*，即上古音 **k'jāp*，例如「怯」字中是聲符，並因此被假定原為 *k'jāb*。一個可靠的平行例是「怯」，牠當讀 *k'iep* (**k'jāp*) 時解作「從旁開，發」，當讀 *k'iwə* (**k'jāb*) 時解作「脅」。明顯地，**k'jāb* 在很早的時期變成 *k'jo*（牠和在詩經中的 *-o* 類字叶韻），於是和原來的 *-o*（魚部）一樣發生分裂 (*breaking*) 的現象：去 **k'jāb* > *k'jo* > *k'iwə*。

（註一）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1923, pp. 29-30; 同人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MFEA, No. 5, 1933, p. 40; 同人 *Grammata Serica*, 1940, pp. 28-29;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pp. 57—60；俞敏論古韻合牀屑沒曷五部之通轉，燕京學報第三四期（民國三十七年，1948）pp. 29—48。該文條目如下：一、入內納，二、入涓，三、入柄，四、立位，五、卅世，六、盍蓋，七、合會，八、泣淚，九、接際，十、給氣，十一、執贊，十二、集難萃最，十三、甲介，十四、荅對，十五、乏廢，十六、匣匱，十七、及蟻，十八、沓泄泄。張清常中國上古 *-b 聲尾的遺跡，清華學報十五卷二期，民國三十七年（此文未見）。此外，清代成蓉鏡釋義，舉出「逮」古與「選」、「罽」、「沓」通，「對」古與「答」通，「內」古與「納」通，「盍」古與「蓋」通諸例，已注意及之。

董同龢先生對此說有所討論。上古音韻表稿 p. 58說：

去 k'iwō; 𠂔 k'iwō, k'iep 𠂔 k'iap; 𠂔 k'âm; 𠂔 k'iwō, t'âp——關於‘去’與唇音韻尾的關係，我們先要注意兩點：這些 -m, -p 尾的字說文又有從‘𠂔’ k'iep 省聲之說；(b) ‘𠂔’與‘𠂔’的 k'iwō 音在切韻殘卷與唐寫本唐韻裏都還沒有。所以，這一層關係是否可靠簡直大有問題。我又覺得假定‘去’本來讀 k'jab，在音變方面也不好解釋。‘去’字詩韻凡六見，都叶魚部字。他在詩經時代是 k'jag 無疑問。那麼諧聲時代的 k'jab 怎麼變作 k'jag 的呢？我們對於‘內’ nwəb→nwəd 有解說；於‘蓋’ kâb→kâd 也可以究其所以然；(p. 60：『由 **kâb 到 *kâd 當是類化於 (by analogy of) ‘內’ **nwəb→*nwəd 的結果。不然，-b 爲何不保持呢？又爲何不變 -g 呢？』) 但於此則無可措詞……因爲如此，我就願意暫時相信‘𠂔、𠂔’等字是從‘𠂔’省聲，與‘去’無關。

同文 p. 58 又說：

立 liəp: 翊 iək, 昱 iuk——因‘立’又諧‘拉、𠂔、𠂔’ lâp 與‘𠂔、𠂔、𠂔’ liəp 等，他跟‘翊’與‘昱’的關係就可以算作例外。‘昱’似乎可以來自 giwəp。但是事實上古書多與‘翼’ iək 通。表明本有 -k 尾。

甲骨文中「羽」字，或作「翌」「翊」等形。唐蘭說：

案此字當釋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卜辭或作𠂔者，當爲「翌」；作𠂔者，當釋爲翊，小孟鼎之𠂔，則當釋爲翌，並从羽得聲。至漢時翼聲與立聲相近，故說文翌昱二字並從立聲。

董彥堂先生說：

翌祭之翌……在卜辭中除祀典之外，均假借爲翌，謂明日曰翌日。唐蘭氏謂「當釋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其說是也。今按羽爲舞名，所謂翌祭，乃舞羽而祭。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又引『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可知持羽而舞，古有其制。（殷曆譜上編卷三頁十四）

「羽」在甲骨文中解作「舞羽而祭」及「明日」，又寫作「翬」，當是從日。（殷虛書契前編卷七頁五片二，卷七頁三二片四皆「翬日」連文，足證「翬」非「羽日」二字的合文）。又作「翌」，當是加注聲符「立」。案甲骨文中在象形字上加注聲符的例。例如「雞」字在甲骨文中假爲人名或地名，早期爲象形字，晚期加注聲符「奚」（註一）。「鳳」字在甲骨文中假爲「風」字，早期爲象形，晚期加注聲符「凡」，（註二）「羽」字加注聲符「立」，也是同樣的情形。（註三）

「翌」字從立得聲，在後來的文獻中還可找到根據。案說文：

『翬：飛兒。从羽立聲。』（四上羽部）

段注：『漢郊祀歌：「神之來，泛翬翬。甘露降，慶雲集。」師古曰：「翬音弋入切，又音立。」按翬字本義本音，僅見於此。經史多假爲昱字，以同立聲也。釋言曰：「翌、明也。」尚書五言「翌日」，皆訓明日；一言「翌室」，訓明室。天寶間盡改爲翼。凡尚書翌字訓敬訓輔，與訓明者溷同無別自衛包始。漢魏晉唐初皆有翌日，無翼日，郭璞玄應李善引尚書皆作翌日，自同其字，又同其音。以七部立聲之字，讀一部異聲之與職切。字書韻書，承譌襲繆，小顏弋入力入之音無有採者矣。又吳都賦云玃玃，廣雅「玃玃、飛也」，力荅徒合二切。玃同翬。此亦翬之本義本音也。』

『昱：明日也。从日，立聲。』（七上日部）

段注：『「日明」，各本作「明日」，今依果經音義及玉篇訂。太玄曰：「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注云：「昱：明也。」日無日不明，故自今日言下一日，謂之明日，亦謂之昱日。昱之字，古多假借翌字爲之。釋言曰：「翌、明也」，是也。凡經傳子史「翌日」字，皆「昱日」之假借。翌與昱同立聲，故相假借。本皆在緝韻，音轉又皆入屋韻。劉昌宗讀周禮「翌日乙丑」音育，是也。俗人以翌與翼形相似，謂翌卽翼，同入職韻。唐衛包改尚書六「翌」皆爲「翼」，而昱日之義廢矣。』

（註一）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卜辭中諸雞字皆象雞形，高冠修尾，一見可別於他禽。或增奚聲，然其他半乃是雞形，非鳥字也。說文解字雞從隹，籀文從鳥，均失之矣。』

（註二）關於「雞」和「鳳」時代的早晚，參董作賓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pp. 414-415。

（註三）孫海波古文聲系也將「翌」收入緝部，認爲從「立」聲。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

說文認為從「立」得聲，段注又引漢郊祀歌的叶韻來說明，並且說明尚書的「翌日」，後來才改作「翼日」。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羽」、「翌」等字在上古音中的音韻地位了。先將高本漢 (Grammata Serica) 和董同龢先生 (上古音韻表稿) 的擬音列在下面：

羽	GS 98a: *giwo	表稿 8.2: *ʃiɰwag	中古音 ʃiwo (註二)
翌	9I2b: *giək	1.3: *g[ɭ]iək (註一)	iək
昱		1.4: *g[ɭ]iɰwək	iuk
立	694a: *gliəp	21.3: *[k]liəp	liəp
去	642a: *k'iaɸ	8.I: *k'iaɸ	k'io
怯	642j: *k'iaɸ	19.3: *k'iaɸ	k'iep

「羽」和「翌」、「立」的關係，與「去」和「怯」的關係有點相像。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在較早的上古（可能包括殷代），「羽」和「去」都是收 b 尾的。「翌」或「昱」都是收 -p 尾的。「羽」和「昱」都是合口字，「翌」字劉昌宗讀周禮「翌日乙丑」音育，則「翌」也是合口字（廣韻職韻開口一讀可能由於方言或其他的原因）。因為合口成份和唇音韻尾的異化作用，唇音韻尾就變成舌根音韻尾了。「去」原是收 -b 尾的開口字，其變為 -g 尾，如依董氏對「蓋」和「內」的解釋（見前引），可能是類化於「羽」的結果（此雖係可能的解釋，但並非必要的）。(註三) 我們又可假定凡是在上古音中較早的時期具有元音 a 的 b 尾字，在稍後變成 -g 尾，具有元音 ə 的 -p 尾字在稍後變成 -k 尾（元音下皆加點）。這樣便不會和原為 -b、-p 尾在稍後變為 -d、-t 尾的「蓋」、「內」、「位」諸字（元音下不加點）相混了。(註四) 諸字的演變如下：

(註一) 董先生對於複聲母的處置辦法，在上古音韻表稿 p. 41 說：凡是到中古讀 l- 的字是寄在 l- 的地位，到中古讀 p, t, k 諸音也分別寄在 p, t, k 諸母的位置裏，每個字的後面再分注 p, t, k- 等或 l- 以資鑑別。』今依原書之例用 [] 表示複輔音的成份。

(註二) 「羽」、「去」二字的中古音，高本漢氏作 jiu. k'iuo，今據拙著切韻魚虞的音讀及其流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pp. 119-152）等文改正，其餘的仍照高本漢式的音標。

(註三) 俞文 p. 45：『收唇音者孳乳為收舌音去聲，西土言語學者命之曰 semantic derivation，說更支離。』

(註四) 在上古音韻表稿中所收的 -b 尾字，遠較 Grammata serica 中所收的為多。GS p. 304 說：『在下列諸字（「訥」、「訥」、「商」、「禱」、「訥」、「訥」、「芮」、「禱」、「禱」）中，我們不能確定牠們原有韻尾 -p 在較早的時代由於異化作用而變成 -t：「訥」*nwəp > *nwət 等等（正如「內」*nwəb > *nwəd 經由異化作用），或是「內」在牠的 *nwəb 已經變為 *nwəd 的時代被選為「訥」等的聲符。在後者的情形下，齒音韻尾在「訥」nwət 等字中是原有的。』這意見很值得重視。

羽	**ɣ _i wab→*ɣ _i wag→ɣ _i wo
昱，翌	**g[l] _i wəp→*g[l] _i wək→ɣ _i uk
立	**[k] _i lɛk→*[k] _i lɛk→l _i ɛk
去	**k' _i ab→*k' _i ag→k _i o
怯	**k' _i ap→*k' _i ǎp→k' _i ɛp(註一)

〔後記〕 本文曾請董同龢先生閱過，有所指正，謹致謝忱。關於馬丁氏的說法，董先生表示對他們這一套「拿音標變戲法」的辦法不感興趣，並言日後將著文評論之。我覺得董先生和我都不滿馬丁氏的音位寫法；所不同者，董先生根本對此不感興趣，而我却加以修正而已。見仁見智，當俟讀者指正。

(註一) 甲骨文中有月字。卜辭通纂考釋第一〇三片下云：『此殷庚作𠂔，月乃凡字，𠂔之初文也，象形。前片作𠂔，即後來之殷字，當作𠂔，調變而爲从舟从爰。』案甲骨文中「鳳」字即有從「凡」得聲者（見上文）。上古音，據GS與表稿：「凡」b'iwām，「殷」b'wān。我們也許可以假定在殷代，「凡」、「殷」同收 -m，故得相通。「殷」字因爲合口成份 w（緊接着唇音 b）的異化作用，而把 -m 變成 -n，至於「凡」則因有 i 介音的間隔而保留 -m 尾；或許「凡」在殷代根本就是開口的 b'iam。關於上古音中由 -m 尾變爲 -n 尾的討論，可參高本漢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Oct., 1928；趙元任先生譯作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四分 p. 349。又參王靜如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並論冬蒸兩部，同上一本四分 pp. 405-406, 412-415。